

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微叙事”的美学转向与艺术研究

曾妮

山东艺术学院

[摘要] 智媒时代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类逐渐实现从“宏叙事”步入“微叙事”的转向。从微信、微博到微课、微电影,再到微公益、微关怀、微爱情等等催生了更多的“微”范式。“微叙事”不仅仅主导着人们的生活点滴,更是在荧幕上创造了美学价值。在数码转型趋势下,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主流媒体均向“微叙事”的叙事结构开始转变。同时,“微叙事”美学也迎来了从“在场性”到“不在场性”的超越、从“宏大景观”审美到“现实生活”审美的转向、从人的“生活经验”到现时现场“个体情感体验”的转向。“微叙事”范式使得受众可以更加重视理性价值,体悟现实生活,但也对播音员主持人有了更高标准,即加强业务能力的同时,涉猎更广泛的领域,以“情”带“声”、以“情”带“气”,找到主持人自身的核心力量,将主持人本体形象与节目形象交融为一,最终达到“整体融合的个性演播形象”。

[关键词] 全媒体;播音主持;微叙事;美学转向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8.070

智媒时代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类逐渐实现从“宏叙事”步入“微叙事”的转向。由于越来越快变化的生活方式,“微”范式可谓是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微信、微博到微课、微电影,再到微公益、微关怀、微爱情等等催生了更多的“微”范式。“微叙事”不仅仅主导着人们的生活点滴,更是在荧幕上创造了美学价值,并且对电视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家宝藏》《故事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类综艺都有运用这一叙事结构,这些成功案例均取得了好的反响。在这个全媒体的时代,人们用逐渐碎片化的时间,将注意力聚焦在指尖上的表达与社交,较少关注“微叙事”的美学转向与价值建构。接下来的讨论,拟将“播音主持”视域下的“微叙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这一领域“微叙事”的主要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其美学感受与价值建构。

一、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微叙事”的发展趋势

(一) 传统主流媒体“微叙事”的发展趋势

在数码转型趋势下,传统的主流媒体受到了新兴网络媒体的巨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传统主流媒体并非遵循守旧,而是不断改革自身、求新求变,既有内容的变化,也有形式的变化。传统节目主持人总是被大众定义为驾驭一档节目,使节目从头至尾流畅的进行下来即可。^[1]但自AI时代来临之后,我们会发现主持人最珍贵的不仅仅是串场、控场,更是把握“叙事”与“抒情”的重要角色,所以我们与其说“去主持人化”不如说,这是主持人的“角色化”。并且随着主持人“角色化”,“微叙事”成为了电视节目的重要叙事结构和桥梁。那些传统的“串场”“总结”已经不再吸引受众眼球,越来越多的受众享受的是一种“沉浸式体验”,越来越多的节目主持人不再由科班出身主持人担任,而是与节目相关的领域的有威望有实力的嘉宾来担任。比如《国家宝藏》的张国立就拥

有多重身份,他既是为大家引出国宝“前世传奇”的001号讲解员,也是为大家引出国宝“今生故事”的主持人,并且张国立的个人形象气质非常符合《国家宝藏》这档节目,使得主持人的本体形象与节目的本体形象相通相融。再如得到广泛好评的《典籍里的中国》,主持人撒贝宁同样是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荧幕中,他通过自己深厚文化底蕴与较强业务能力同节目和谐相融,既能同过去的历史人物对话,又能带给今人深刻的思考。节目同样运用“微叙事”的结构,再加上主持人的角色化,可以说达到了伽达默尔提出的使古今融合的“大视域”(即从现在人的视域去看待历史),达到了王夫之提倡的“通古今而计之”。通过上述两个成功案例,可以看出“微叙事”这一结构深受观众的喜爱。

(二) 新兴网络媒体“微叙事”的发展趋势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来临,无疑也加速了新兴网络媒体话语表达与产业内容的转向,传播模式由“一对多”转向“多对多”模式。在智媒时代下,科技的进步、平台的发展使得网络媒体技术门槛降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并且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并非播音员、主持人、叙述人,而是一些普通百姓。他们通过快手、抖音等平台走红网络,成为主播。“网红”“草根”之所以越发吸引人们的眼球,不仅仅是因为受众能够更加直接的感受到内容生产者的情感体验,更是一种“微视角”“微情感”“微关怀”的生成,这些“微”范式通过“微叙事”在新兴媒体平台的运用而催生,使受众能够更加贴近与感受现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下,人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份真实、真诚。除此之外,主流媒体也在数码转型背景下实现了话语传播的转向,比如《新闻联播》的主播们也会在抖音上为观众带来《主播有话说》,主播们通过“微叙事”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二、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微叙事”的美学转向

(一) “微叙事”美学从“在场性”到“不在场性”的超越

“微叙事”在播音主持领域的运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极具美学意义，因为由“微叙事”催生的“微关怀”“微抒情”“微公益”等“微”范式为受众带来了一种“微幸福”^[2]，这使得人们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今天，仍然能够在指尖感悟幸福，偶尔慢下来体悟现实可爱的世界。但是这一美学感受又不同于我们传统艺术的美学感受。传统艺术带来的美学感受一般是基于主体对于艺术品等静态对象通过“审美”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感受；而“微叙事”带来的美学感受是一种人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幸福感。^[3]因此，“微叙事”实则是对艺术“去蔽”的过程，将在场的事物与不在场的事物融合为一体，更加重视艺术的“不在场性”。例如，公益类节目《忘不了餐厅》同样运用了反宏叙事的“微叙事”结构，选择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素人奶奶作为嘉宾，通过“微叙事”的在场性，暗示背后的不在场性，由此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这是一种从“微叙事”催生“微情感”的美学意义建构。

(二) “宏大景观”审美到“现实生活”审美的转向

智媒时代下文化产业从“宏叙事”到“微叙事”的转向，促使受众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原来更加重视宏大景观，而现在逐渐趋向于一种贴近现实生活的“微审美”回归。我们都知道著名主持人康辉一直是播音主持领域标杆式的人物。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是《新闻联播》中“传播中国声音”的大气庄重的形象。但是2021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条公益视频与之前留给受众的印象完全不同。康辉这一次身着家居服，蹲坐在床边，和小猫咪一同出境，向观众倡导关爱流浪动物。这其实就是“宏叙事”与“微叙事”的鲜明对比。这则公益视频打破了受众对于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刻板印象，拉近了主播与受众的距离。同时也说明，受众越来越倾向于“微叙事”以及“现实生活”审美的回归。

(三) 人的“生活经验”到现时现场“个体情感体验”的转向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到了“光晕”的消解。在智媒时代下，社会的“物化”、人类的“异化”使得人们的技术理性越来越大于人类的价值理性。快餐化时代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麻木，沉溺于泛娱乐化的时代。在这一现状下，电视节目从重视人的“生活经验”到重视现实现场“个体情感体验”这一转向成为迫切的需要。文化生产把日常经验的“现

时现场”收获视为主持、主播、直播等叙事的重点。比如近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数码拟像合成技术的运用、更加多元化的节目类型使得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演播大厅几乎可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但是春晚仍然设立分会场直播贺新春。这是因为通过分会场的直播不但能够展现中国不同地方的不同民俗，并且使得全国观众达到一种“现时现场”的参与感，构建共同情感体验。

三、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微叙事”的艺术表达提升对策

在全媒体语境下，“微叙事”在播音主持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对播音员主持人在艺术表达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 and 标准。因为在“微叙事”的叙述结构中，主持人不仅仅是媒介生产者和受众之间的桥梁，更是能够传播时代意义、扩大美学价值的叙述者。《中国播音学》中早有论述过播音员主持人在艺术创作中“情”“声”“气”之间的辩证关系。“气者声之源，气动则声发，情者，气之根”，这些说的都是以情带声，以声传情的道理。^[4]在所有的情感当中，“真实”“真挚”“真诚”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此，这就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需要在艺术创作的“微叙事”中，以“真”的“情”为前提，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达到更好的艺术传播效果。

其次，通过我们谈及的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微叙事”的发展趋势，可见越来越多非科班出身的主持人将会出现在荧幕及各大媒体平台，这就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了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之外，更需要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并且至少在某一领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知识储备，涉猎更为广泛的知识。播音员主持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在驾驭一档节目时，完成具有自己风格的主持创作，将主持人本体形象与节目形象交融为一，最终达到“整体融合的个性演播形象”。

参考文献

- [1] 李岩、黄匡宇.《广播电视新闻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第57页.
- [2] 周文培. 数码转型下主持表述的“微叙事”审美内核与非群体化效应[J].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 [3] [德]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第10页.
- [4] 刘洋, 袁媛. 播音主持言语交际与情感表达策略[J]. 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 2010.